春秋分記

三四

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傳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

賛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呉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彭城欲絶呉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呉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經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元年春己亥（傳不書月正月無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胡安國曰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

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
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
謹王度也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經二年春王正月鄭師伐宋楚令
經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傳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子蕩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梏古毒切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夏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食亦切)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

經九年春宋災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音本　蕢籠)挶(音局　土輿)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畜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庀具也芳婢切）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宋遠祖）于西門之外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音晝）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

商祖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傳十年夏四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

向戌焉 五月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

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

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詳見偪陽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　秋七月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秋七月楚子鄭伯伐宋詳見鄭

經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經十有七年秋九月宋華臣出奔陳從告

傳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閱弟弱皋比閱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合向戌邑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吴遂幽其妻（吴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巳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晁補之曰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為賢乎則欲靖國而縱

有罪何哉既謂之君舍之矣而過必聘以示惡之

奚補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 今九月）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之本也

經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子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内師而無寵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謂大子不惡

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欲速得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佐母棄）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

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傳言平公闇左師諛大子無罪而死

經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音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丙午鄭良霄至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文子）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 馹傳音日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 素要齊其辭盟時不復訟争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相忌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回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

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猶曰專之令命出季氏而以謂不可違何哉誠使躬徇季氏之命輕貢賦之數雖偷得一時之益而其貶魯國之秩已多矣反不當疾之耶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辭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呂祖謙曰宋向戌欲合晉楚之成左氏於前書曰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又書
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有以指其實上而為
名下而為利左氏真有書法

傳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
紀而淫於玄枵（星紀在丑玄枵在子）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

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晁補之曰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

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禄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

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

宋葬共姬　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三十年夏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譆熱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商社）如曰譆譆（火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女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

劉敞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生亦可

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
當之矣所謂婦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
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
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
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
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
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獨斯畏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衛

晁補之曰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而戌身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經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無冬闕文

傳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初元公太子佐惡寺人柳

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好惡無常

元公謚法始建國都曰元

名佐平公子昭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五年如晉求納昭公卒于曲棘在位十五年

昭公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經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十九年春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前年邾俘鄅人夏五月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經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汏侈無禮巳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刼公癸卯取大子欒景公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

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匄華貙臣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貙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夏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敗走）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翩華

氏黨鸛鵞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戰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音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求死也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

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新注人多以為斯干之詩昭子賦車轄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季孫迎宋公女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冬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昭公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元公父

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灋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音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景公（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范鞅私謂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自代子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溷謂桐門

右師出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經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十年宋公子地景公弟辰之兄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

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君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苦庚切氏葬諸丘輿

傳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十四年魋作亂

克在下邑未與其亂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麋曰必立伯也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麋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緩瑗從子言景公無常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元公夫人小邾女

右宋始終春秋凡十三公書卒者九有故者三景公後春秋經終景公子昭公得元年左氏之傳終矣後五世一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之

論曰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公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鄄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暨其既得則為之伐附庸之郳伐隣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

烈以定大國言齊宋凡齊之盟會征伐無不與焉荆始
伐鄭而救之之師出於魯齊宋則齊之所仰亦以天下
之望也桓公既沒襄公於是乎欲繼齊之伯一盟曹南
諸侯寖寖從之乃不能内自省德急於合諸侯執滕子
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而復圍之非同志不足
以示信甚則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春秋
人宋公於鹿上之盟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于泓之
敗詞繁不殺所以深貶之也然襄公圖霸則失之矣而

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公之興急於恤宋悼公之興急於救宋出穀戍釋宋圍執曹伯畀宋人於是乎成一戰之霸師台谷退楚兵討魚石從宋志於是乎成三駕之功若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又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此足以驗當時之大勢矣故余序宋於晉齊之後而備論其故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四　　宋　程公說　撰

衛世本第一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文王少子武王母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分其地以立康叔封為衛侯分以大路績茷旃旌大呂之樂自康叔至桓公十三世國在今衛州衛縣熙寧六年省為鎮入黎陽縣其後文公居楚

丘在今開德府衛南縣成公復居帝丘在今濮陽縣

桓公　宣公

惠公　黔牟

惠公後　懿公

戴公　文公

成公　穆公

桓公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完莊公太子即位十三年魯隱元年後四年遇弒在位十六年

隱公傳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莊姜美而不見荅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重也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劉敞曰石碏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碏之意則是碏之言則非使君聽碏而立州吁又當大亂碏何義以免此責乎則不若謂君曰先王有禮長幼有序君必黜州吁以杜亂君之愛州吁乃可謂愛矣君聽州吁好兵以凌太子百

歲之後州吁必為亂國人必討之君雖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愛州吁乃害之也如此則可然左氏亦不須此四句自足為義無用連之以誤後也

經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宋伐鄭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詳見宋鄭）公問於衆仲

秋諸侯復伐鄭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新注謂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為可也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　衛人逆公子晉（宣公）于邢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宣公（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名晉桓公弟隱四年衛人立之明年改元桓十二年卒在位十九年）

隱公經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傳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十四月乃葬）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故遇于犬丘即垂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桓公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衛侯晉卒無傳

惠公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名朔宣公庶少子桓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四年桓之十六年左右公子立黔牟惠

傳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公說曰書有俘厥寶玉之文諸儒遂以俘寶同義

按釋詁俘取也取而寶之此二義非一也古文寶字作𤥨與俘相似因而致誤當以衛寶為正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寗

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冬齊人來歸衛寶

劉敞曰君子以二公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又朔比衎黔牟比剽兩兩相似而左氏

齊人戰衛人敗績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閔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

長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傳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經十有九年秋衛人伐邢

傳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傳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

傳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平莒魯怨）

三十五年

僖公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夏四月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叔武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侯齊侯

有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云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詎可盡信哉

五月衛侯聞楚師敗（敗於城濮）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黃成孫曰四月衛侯出奔楚衛侯鄭也其五月盟于踐土稱衛子蓋叔武也攝衛侯之位治而復之

文公經元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傳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胥臣伐衛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傳二年夏六月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傳三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經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　秋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明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傳八年春晉歸匡戚之田于衛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經十有三年冬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宣公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經九年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

穆公諡法布德執義曰穆名速成公子宣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二年卒在位十一年

宣公傳十二年冬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晉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傳十三年夏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成公經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秋八月庚寅衛侯速卒傳書九月歷九月五日經脫月　冬楚師鄭師侵衛

傳二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戰于新築事石成子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
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
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繁
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詳見禮樂書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
乞師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將以救衛六月癸酉師
陳于鞌齊師敗績　秋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
焉鞌之戰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

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春秋分記卷六十四